

三
松
堂
集

三松堂集卷三

吳縣潘奕雋榕皋

題張魏公書後

宋紹興四年高宗詔起魏公樞密使公受命卽日視師
江上五年除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豐公爲左僕射
此在視師江上時與豐公書也所稱韓帥一軍蓋韓蘄
王劉張二軍乃劉光世張俊也所云椿下四十萬貫者
朱勝非呂頤浩勸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也於
時郡邑多橫賦爲東南患雖張趙兩公同心輔政不能
除此弊書中所言不令分文加交更不擅支一錢蓋深

以浮冒爲慮亦可以見兩公當日補苴調劑之苦心矣

題劉穆父書顏魯公書後

穆父以忤介甫元祐間以龍圖閣待制出知開封府此則其在開封筆也行或使之止或尼之魯公穆父後先一轍書中蓋感慨係之閱罷爲之三嘆

跋范忠貞公獄中詩

右范忠貞公獄中詩十三紙虞山瞿鞠亭明府得於京師不知何以零落入市肆顧不落他人手而歸於鞠亭豈鞠亭爲瞿忠宣後裔一氣相感陰以相畀歟丹心碧血流溢行間是冊所在定有神物護持非獨范氏一家鴻寶也

題張仙圖

瑞稽往牒候誌三春翩翩元鳥集於芳辰帶以弓韉高
禱是禋日祈日菲必躬必親降及後葉前典斯淪惟

神降祉福我民人越嚮顯蹟如意効靈迺圖迺祀古禮
式遵柔弧蓬矢男子之徵祥開燕翼慶衍麟振以穀土
女以宜子孫提戈取印鳳翽蘭馨綿綿繩繩肸蠶常申

袁氏文徵明八札跋

吾郡當勝國時人才之盛推袁氏文氏爲最一時風流
文采照耀藝林兩家又舊有姻媾往來無間此八札爲
待詔與懷雪翁手書可以想見前輩高致今文氏少衰
矣而六俊賢裔獨能誦先芬述祖德收輯遺失綿綿繩
繩延令聞於無窮於戲豈不休哉

跋董華亭尙書畫

密雲禪師與教天童寺海內宗之華亭尙書寫寺景以贈其契慕可知衣鉢流傳不知幾經法嗣昂峰爲天童七世孫來主畫禪道行精嚴與吾友東畬爲翰墨交東畬得是幀以贈昂峰余謂是天童法寶假手東畬以歸昂峰歸昂峰無異藏天童也因爲誌其顛末密雲有知亦當欣然於付託之得人矣乎

書吳留村制府品硯圖後

朱庵吳先生名鼎科以名孝廉爲蒙城縣學校官篤行而工文旣告歸余延至家訓子與姪課誦之暇爲道其先世事出是圖見示告曰是鼎科之祖留村公秉節兩廣時獲有佳硯所作品硯圖也疏髯豐下几列數硯據几而坐于樹根者吾祖留村公也廣額疏髯去几數武手持佛手坐于樹根者叔祖柳州公也獨立大樹下者吾父竹亭公後立兩童一童執如意而侍坐太湖石上者吾兄臥雲時尙稚齒也身衣藍袍罩以粉紅半臂立于柳州公膝前者卽鼎科也朱庵之語余者如是時

國家削平海寓治躋大猷公以名進士起家致身通顯
民戴其德吏服其威因以政閒從容談讌一時賓從之
美翰墨之娛家門之鼎盛披覽斯圖令人慨慕無已焉
朱庵旣歿令子梧岡上舍復以圖索題因憶當時之語
爲題卷尾蓋又不勝今昔之感也

仙山樓閣圖題跋

此張成寫仙山樓閣圖爲吾五世祖作上有雲間張君
蓼匪題七言長歌一章畫筆蒼潤詩亦清超雄健緬惟
五世祖生于明萬曆己酉卒于 本朝康熙丁巳計作
是圖時歲在辛卯爲 國朝順治八年五世祖年四十
有三迄今嘉慶十一年蓋一百五十六年矣落他人之
手久不可蹤跡今年正月族姪禹範攜來自歙復歸于
我因付裝池重加整理絹素墨采煥然如新予以徵我
先人世澤之遠其性情嗜好不同乎俗如此至百數十
年舊物展轉流傳昔似延津之劍杳不可尋今如合浦

之珠自還故處事非偶然因題識歲月貽我後人夫數
典而忘古人所病我子孫其世守勿忘哉

跋大汕和尚白描摩詰問疾圖卷

方外大汕能詩工書兼精於畫余曾見所著離六堂集
出入青蓮少陵間惜其恃才奢汰昧禪家清淨寂滅之
旨以遘禍君子弗許焉然觀其集中所交游皆一時名
流奇士翰墨之妙技巧之精固自有足傳者是卷玉峰
夏羽谷輩所藏羽谷其珍之弗爲巧偷豪奪也道光三
年穀雨

余爲羽谷題是卷羽谷旣珍而藏之吾姪謹庭見而愛
之羽谷慨然爲贈夫物貴得所其在人也猶在己也羽
谷以吾姪之嗜古遂割所愛此風近古而吾姪之所嗜

亦可謂與俗殊酸鹹者矣是皆可記也道光四年甲申

春日

沈石田東莊圖跋

吾吳白石翁墨妙著名於時者有二一爲話兩圖一爲東莊圖皆爲吳文定公作而東莊圖尤烜赫李少師之題董文敏之跋當時稱三絕話兩圖吾見之于歙州汪心農家以未見東莊圖爲憾今京口馮君秭生購得之因得假歸三松堂晤對十日更喜秭生之博雅好古又自念老眼獲觀奇跡翰墨緣深爲可慶也

題明少司寇王元珠山水長幅

王元珠先生丁明末造文章風節爲世所仰而翰墨流傳者罕余嘗過先生之居登蘭雪之堂先生元孫曉叔出示所藏歸田園圖獲瞻先生遺像摩挲卷軸俯仰林泉爲慨然者久之今曉叔亦作古人閱其圖又不勝慨然也圖迺先生所自作曉叔以畀其女夫陳君沛霖者筆墨蒼秀在北苑仲圭之間圖作于崇禎癸未去明社之屋僅一年先生之歸田蓋已久矣其自題云風波吾道穩垂釣一舟安不勝身世之感焉沛霖其寶藏諸勿爲巧偷勿爲豪奪庶無負婦翁珍重相付之意也歟

題張蓼匪畫幅

張君安茂字美文號蓼匪華亭張瀛海諱以誠殿撰第
三子明末爲幾社領袖中順治乙酉舉人丁亥會試成
進士授工部主事出督清江船務攝漕政兼理鹽務晉
工部員外擢浙江提學戊子分校順天鄉試拔熊伯龍
于遺卷中熊稱其經術湛深詩尤雄駿又嫻武事能于
馬上揮戈官至陝西西甯道康熙四年致仕歸年六十
二卒于家著有蕁溪詩藁棊英堂集題是圖時歲在壬
辰蓋登第後之五年也

題費西壩給諫奉使冊封琉球圖冊

乾隆四十九年歲次甲辰

高宗純皇帝巡幸江浙於時費京兆西壩以諸生應

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歷官至順天府府尹嘉慶十

三年琉球國世子嗣位請封于天朝禮部請堪膺是

選者

天子臨軒策遣先生奉命遊行禮成而返繪圖賦詩在
廷諸臣復相與作歌詩以贊美傳之海內士林艷稱之
昔余在薇省與西壩爲同寮奉使過吳訪余三松堂今
先生歸道山已數年先生弟石屏出圖索題余以爲皇

華四牡世人以爲榮而古人以爲未易副靡盬之思靡
及之懷所爲深也先生遭際昇平躋三事擅九能揚仁
風於海外垂令聞于無窮洵不朽之盛業而余所心欽
者尤在卻金釋囚二事夫卻金義也釋囚仁也仁則懷
之義則畏之合於九經之義於以對揚

天子綏輯四方之休命無愧焉然則是圖之作非一身
之榮乃邦國之光也若夫行邁之光華旣征之勞勩與
夫彼土山川之形勝吾兩人前後離合之蹤今昔存沒
之感不復具論云

明宋克書七姬權厝志跋

往余見仲溫書千字文行草有晉人風味而未獲視其
真書爲憾聞有七姬權厝志刻本因偕友人至城北訪
之有七姬廟在任蔣橋之南中供大士傍有一龕翠羽
明璫塵封簾几間所謂後圃及豕皆不可蹤跡至權厝
志則知者鮮矣顧君凝園藏有是冊因以相示觀其溫
潤疏宕之致真與洛神曹娥相埒推爲勝國書家之冠
非虛譽也上有題籤爲 國初僧正詣書筆力謹嚴勁
峭亦有唐賢風致良可珍翫

跋姜貞女桂寫生卷

貞女姜氏名桂字芳垂晚自號古研道人萊陽姜如農
給諫之女孫也已字未行而寡守貞不字依親以居夜
夢大士教以六法遂通畫理山水翎毛花果偶有臨撫
無不肖兼能自出新意士大夫俱推重之今度香制府
給諫之元孫也嘗以給諫荷戈圖索張瘦銅舍人題時
度香爲侍郎舍人詩曰昔與侍郎同書塾塾中萬朶紅
薔薇花時示我靈雨卷雨點淚點相霏霏作畫之人女
貞樹壓倒眼下諸芳菲靈雨卷者貞女所作靈雨春耕
圖蓋因給諫並及貞女以見奇節出于一門爲可敬也

是卷爲先贈公貢湖府君所藏今存吾弟畏堂所暇日
過弟歸雲書舍出以相示遂攜以歸明窗展閱不獨勁
節可欽卽畫亦非近人所可企及因識數語歸之歸雲

單太君七十壽言跋

右單母胡太君七十壽言二通余於單氏五君誼忝世好又附戚末次君竹軒治中過從尤密稔太夫人之才之德夙詳且審而於此又以歎竹軒之孝思不匱爲可愛敬也詩大雅既醉之篇序曰既醉太平也太平之世人有士君子之行其六章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說者曰類善也壺廣也言以善道施於室家又廣裕於天下也其卒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人有士君子之行天必生女子之有士行者以爲之配又使生賢知之子孫隨之也觀太夫人之所以宜家

所以教子五君之稟太夫人之教以善其身以顯其親以裕其後者詩人之言不信而有徵哉今太夫人行開九秩之觴康彊逢吉子孫繩繩居者修白華之養仕者厲素絲之節德門盛事太平上瑞其孰能踰於斯歟壽言二通一爲朱石君文正公撰梁山舟學士書一爲袁簡齋太史撰錢竹汀少詹事書四先生之文與書洵足爲太夫人壽矣竹軒治中復壽諸石以壽其親可不謂不匱之孝思乎刻既竣余因誦既醉之詩申其義以書于後

題倪節母沈孺人傳後

易於坤言臣道婦道著含章代終之義而於家人言利
女貞婦德之繫於家重矣范氏作史自桓少君以下采
其才行高秀者爲列女傳而梁嫵李姬能振其父母家
者各附見於梁竦李固傳遺風餘烈百世咸仰焉吾讀
惕甫王君所著倪節婦沈孺人傳徵孺人行事歎其有
造於倪沈兩家者甚大準諸坤六三之義范氏諸所載
固無以異也惕甫任華亭校官久采風亦校官職也故
知孺人之行事也審其言之詳如此他日國史氏表幽
蹤訪懿行必於惕甫是文乎徵信焉

靜春齋翰墨跋

袁通甫先生名易爲吾吳長洲縣人。生當元末明初。隱居不仕。築室于葑門外蛟龍圩。名其堂曰靜春齋。著有靜春齋集。子寓齋。名泰。承其家學。書法入歐虞之室。茲其所藏一時名流贈答之作。今其家衰替。盡落他人手。復不知珍惜。海甯陳徵君於敗篋中見之。購歸。裝成長卷。攜過荒齋。出以相示。余慨氏族之廢興。靡常。又幸翰墨之寄託得所。因欣喜而跋其尾。徵君字仲魚。名鱣。蓋今日之能文善書而好古者。

題明毛貞甫贈別卷後

是明毛貞甫中丞官南京給諫親交贈別詩卷繼流轉
遺失復歸於公之元孫公輿光祿公時顯時晦迄今數
百年矣詩文皆出名公巨手而李文正王文恪姚文毅
三公之序尤爲詳讀之可以見當日政事之盛衰友朋
之風誼固非徒以官階重也門人春門吏部復加裝治
請爲之跋因留齋中書之卷尾是卷固不徒爲毛氏之
赤刀陳寶乃吾吳通國之夏鼎商盤余以衰年獲附名
鄉先達後其爲幸何如耶

陸氏先世誥敕跋

三國志陸伯言傳吳郡吳人也世爲江東大族蓋陸之著於吳久矣自漢而後代有聞人至唐天隨子博學工詩以高士召不至隱於郡之臨頓里與襲美皮博士友善襲美言臨頓爲吳偏勝之地魯望居之不出郭郭曠若郊野每一過訪款然惜去爲賦郊居詩有繞屋親栽竹堆牀手寫書之句迄今過城北緬遺風猶令人低徊不置云昔孔門言志由求以功名自許而沂水春風喟然神遠然則天隨雖不遇其高致豈遜卷中諸先哲哉今先生三十四世孫豫齋居相城抱才不試孝養其親

捐田建甫里祠又哀其先世誥敕傳記名人題跋裝黃
什襲以爲世守春秋佳日扁舟來往於西溪間於一切
嗜好泊然夷然可不謂無忝前修者與今歲五月余來
祠中因出其所藏墨寶見示爰題其後以志景仰云

題饒介之卷

解春雨謂康里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素饒介實得其傳介以授宋仲溫按介字介之自翰林應奉出僉江浙廉訪司事日以觴咏爲事自號醉翁豈其有所託而逃耶世稱其書醉後入神今觀此卷蒼勁橫逸真可追蹤旭素宜爲汝和觀察所珍賞也

跋楊金獻四書題解

文以理爲主氣次之法次之詞又次之理不足則幹不植也氣不盛則詞不舉也詞不足則采不振也三者備而無法以運之猶工之無規矩雖有良材不能成室矣梁谿楊君金獻慮世之操觚者徇規矩而妄爲無以合乎先正之遺法也著題解一編凡審題鍊局用筆之法無不一一備舉洵初學之津梁制義之班爾也學者得是編而引伸之更求之六經諸史唐宋諸大家之文以裕其理以養其氣以昌其詞吾知其所爲文雖榮世傳世無愧可矣

題梁山舟書王荊亭通副墓誌後

通政司副使王公友亮泉配潘恭人卒其子浙江候補
通判鳳生既請刑部郎中姚君鼎翰翰林院侍講梁君同
書撰文書丹泐石納殯復裝其稿乞題於當代士大夫
記有之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而弗知不明也
知而不傳不仁也於是鳳生之求所以傳其親者蓋久
而未懈也嗚呼孝矣憶奕雋與通政相交在乾隆年間
離而合合而離最後嘉慶丙辰一遇於揚州遂不復相
見今展是卷死生聚散之感有不能自釋于懷者顧吾
以不見副使爲悲猶以雖老獲見通判爲喜詩曰君子

有穀貽孫子言君子以善道遺其子孫其子孫亦以善道燕翼其後也觀副使之行與恭人之所以治家其貽孫子者周矣以誦清芬以綿世澤傳之家乘垂于無窮不其休歟

明廣東布政使汪來虞先生像跋

有明一代與闕寺相終始而君子小人之消長因之汪來虞方伯以獨立不懼之操秉難進易退之節屢起屢蹶爲羣邪側目雖不罹其禍而終擯海疆未竟其用詩曰皐皐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甯我位孔貶此之謂歟公旣騎箕明社亦屋殆所謂履霜堅冰至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君子小人之消長家國安危所係豈不鉅哉豈不可畏哉

先祖閒齋公研說齋遺文跋

乾隆乙亥歲余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先祖贈資政公
攜赴鄉試于時吾祖年六十七試秋闈者十三科矣榜
發不售遂絕意進取閉門課孫擇先正諸大家文口講
指畫爲示命意構局措詞之訣諸孫中所作有可採者
拈毫點竄之或不當意必構一篇以示程式同時如李
次金宋櫟齋吳筠竹楊損齋諸先生深于文者咸嘆賞
以爲非時輩所及也繼奕雋登壬午榜奕藻登乙酉榜
己丑奕雋捷禮闈先祖皆及見之年八十四捐館舍吾
祖之訓于家以忠信篤敬爲本其論文也以清真雅正

爲宗中年喜方百川望溪兩先生文晚歲則愛徐思曠
高東生兩先生稿所爲文格亦屢變奕雋等世守青瑣
稍有知識不迷所向倖獲科名者皆吾祖之教也是編
爲手定本間有手自謄寫者皆七十以後書工整秀勁
出入松雪香光間藏于篋笥久矣今謹爲校閱付之梓
使後世子孫無忘先澤云夫言者心聲吾祖之所以教
子孫者固不徒以言而卽言以挹其沖和粹穆之氣亦
可以窺所養也已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我子孫其
念之哉

題與畏堂書簡後

右余與弟畏堂書簡卅六通詩五首皆一時興到隨筆
揮寫意達而止翰墨工拙不復計也姪錦堂收而藏之
姪孫寬夫復裝而治之筆墨狼藉徒滋吾愧耳夫愛野
鶩賤家雞古人所病而寬夫嗜痂之癖不將又爲後人
所哂耶然其性情好尚之不同乎俗則有可嘉者因喜
而跋其後辛未五月雨窗題

題陳葑洲中丞夢禪小影冊後

乾隆乙未丙申間余官中書時商邱陳伯恭副憲官編
修所夕過從稔聞 尊甫葑洲中丞風雅好古以未獲
瞻韓爲憾繼中丞歸道山所藏祕笈流落人間嘉慶二
十五年夏江西陳玉方侍御來蘇出示董香光書養生
論冊前有夢禪小影知爲中丞故物繼侍御亦卽世道
光五年令子登之來吳復以董冊索題副憲哲嗣柘慈
上舍見之介余子世璜請於登之欲歸之以爲家寶登
之慨然割冊首圖以贈柘慈重加莊治來請加跋余旣
嘉登之高誼又喜柘慈之合浦珠還也因書此跋詩曰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登之可謂錫類矣又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栢慈可謂念祖矣是則皆可記也

三松堂集卷四

吳縣潘奕雋榕皋

蘇州府城隍廟重修碑記

蘇郡城隍廟在流化坊北考諸志乘建自明洪武三年地爲周瑜宅故址宏治間修之少傅守溪王公鏊爲之記嘉靖中復加葺治 本朝順治十一年巡撫張公中元捐俸增修康熙六年道士沈圓等募創後宮未成殿廡摧頽不稱瞻仰長沙陳公鵬年來守是邦重加修葺迄今七十餘年矣後殿穿堂梁傾城圯無以展誠敬安神靈歲戊申秋邑人復有興修之謀維時中丞閔公鸚

元方伯奇公豐額咸捐俸爲倡一時僚屬紳士踴躍樂
施惟恐後卽于其年九月經始迄己酉五月葺事正殿
後宮亭臺門廡庫藏庫者崇之傾者建之朽者易葺之
泐者甃之剝蝕者塗茨而丹牖之其木石土瓦髹漆金
碧之材以值數之凡 千 百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
之亦 千 百有奇奕雋舊居流化坊於廟爲近去年
冬請假旋里羽士袁守中爲述樂施之衆襄專之誠請
爲文以誌其事按城隍之祀始于吳赤烏二年由唐迄
宋或賜廟號或頒封爵明初則詔封天下城隍府者公
州者侯縣者伯敕郡邑里社各設厲壇以城隍神主其

祭著爲令春秋二祭與風雲雷雨山川同壇並享雍正
十年奉

旨修理以嚴祀事乾隆二年禮部題覆省會則大中丞
率屬享祀典至鉅也況吾郡城隍保佑生民靈異尤著
各省士商及九邑三衛之人有報有祈虔禱輒應則堂
構妥侑體制宜隆今以數十年因循未修之舉不一載
而觀厥成整齊嚴肅巍乎煥乎以仰體我 國家務民
敬神之意以遂我士庶事神如在之忱可不謂急公而
好善者歟爰記歲月勒諸石用告來者備覽稽焉

重修三茅君殿記

蘇州府治之山聚于郡城西南其最高聳而綿亘者曰穹窿故穹窿山者吳郡之祖山也嘗登其巔周覽其勝概疊嶂重岡宛延鬱積蓋坤靈之奧區神仙之窟宅也山有三茅峰峰建上真觀觀祀三茅君故茅君殿者又穹窿山上真觀之主殿也殿自本朝鐵竹施真人興復以來屢加修葺乾隆乙巳燬于火方丈張神西與其徒朱神馭等籲募重建平度牧錢君鳴萃慨然引以爲己任謀于同志斂財鳩工于丙申五月經始九月落成廣殿修廊旛花香火之供修舉增飾視昔有加盛無衰

減焉今方丈朱神馭等請余文爲記考府志上真觀建
自漢平帝初年以祀三茅君始名道院宋天禧五年易
院爲觀由元迄明屢廢屢興至 本朝施真人亮生而
締構整齊規模廣大矣順治十五年

敕賜原額

聖祖仁皇帝今

皇上屢次巡幸顯隆焜燿超越往代於皇三君威神在
天赫赫明明延禱錫祚識者謂今茲工之成實爲三君
之神陰騭而默相之而捐資倡善塑像鑄鐘贊襄左右
者皆不可無記也于是乎書

重修畫禪寺大殿記

元至正二年高僧天如禪師於郡城之東北隅建師林佛刹賜額菩提正宗寺明洪武初歸并承天能仁寺嘉靖中爲勢家所佔止存彌陀院萬厯二十年奏請追復敕賜聖恩寺當崇禎末年居士陳日親自會稽來閱藏三載倡建經閣復構大殿 本朝順治八年又建修之乾隆十二年住持杲徹禪師自南徐來吳卓錫於此一時道德之隆緇白咸仰其徒宏通上人又重整之高宗純皇帝南巡親臨其地賜名畫禪寺迄于今蓋五十餘年矣杲徹之曾孫昂峰之徒曰道林見大殿之有

朽蠹無以垂永久也曰是余之責也夫俟其圯而建之
不若及其未圯而撤之而重整之易爲力也於是誓願
積誠節縮鉢資會郡人錢君鴻輝承母之志首先捐貲
於是郡中士庶無不踴躍樂施爭先恐後鳩工庀材址
仍其舊規擴於前於嘉慶四年三月經始而於五年四
月落成費白金五千兩有奇道林告余曰此舉之所以
成惟居士錢君之力都人士襄助之功願爲文刊於石
以垂諸後余曰道林可謂志之篤者矣夫錢君與都人
士出其貲與力而不少遜者非道林積其誠而能感動
之歟吾聞天下事圖之於其豫則易爲力從其後而救

之則不及今道林視殿之稍有損壞奮志圖之不使就
圯矢之以樸誠持之以果確不顧於衆而衆自集所謂
事半功倍者歟抑佛力之廣大有以護持之啟牖之而
能若是歟前此茲殿之修郡人李灌谿繆歌起諸先生
皆有記今余亦幸覩是役之成而并幸道林之獲遂其
志也都人士共矢其志相與以有成也於是乎記

重修北禪寺碑記

嘉慶十六年歲在辛未春二月金匱錢君立羣過余三松堂告余北禪寺僧祖印之言曰維茲北禪寺爲晉戴處士故宅在唐則司勳陸郎中居之後廢爲寺名乾元寺宋賜名大慈寺寺居郡城東北隅齊門內前俯平田左抱城河規模宏敞林木蓊鬱爲吳名利久矣自元迄明以至于今屢興屢廢祖印于乾隆五十二年自虞山來郡住持茲寺立願興修維時官斯土者則有方伯李公慶棻捐俸爲倡祖印晝則鳴板通衢夜則禪誦禮拜盛暑祁寒不敢懈也郡城內外士庶亦相繼樂輸二十

年來銖積寸累鳩工庀材傾者建之圯者扶之頽者築之缺者補之旁風上雨者修葺而塗茨之中建大通閣四天王殿外自大雄寶殿以及東西廊廡山門橋道牌坊次第完整維我佛之佑諸檀越之護持黽勉從事以潰于成不有所述無以垂後願得一言以記之余曰善哉吾與子皆儒者也儒之學不外于誠釋豈外是哉易坎之象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說者曰坎勞卦也有孚者誠也習于勞而行以誠則內孚于心者外孚于衆心未有不亨行未有不有功者也若不誠則僞僞而望其孚得乎而能冀其有功乎昔余交于李公矣李公

自吳移節撫黔余以試事奉

使至黔挹其言論稔其居官行政知其爲君子人也誠也非僞也今公沒已久黔民思之吳民猶誦之是皆誠之所孚也其捐金倡修茲寺也以視夫行有不慊于心佞佛以求福田利益者非可同年語也此寺當頽廢之時可不謂坎乎祖印毅然引爲己任積二十年曾不少懈其志堅其行苦訖能遂其素願非習坎有孚而能若是乎若是者皆吾儒之所樂得而稱道者也立羣曰然遂書之以爲記

重修吳越廣陵郡王墓記

按史載吳越錢氏既定十三州之地分令諸子守疆土以第六子元瑋嘗解姑蘇之厄征戰有功命守蘇州同光二年詔升蘇州爲中吳軍授元瑋爲節度使鎮撫之天福七年封廣陵郡王薨諡宣義子文奉嗣薨諡威顯父子治蘇六十餘年祠墓皆在吳郡橫山一名薦福山稽諸郡志所載相符志稱王儉約鎮靜羣理悉張天祐元年置都水營田使疏導諸河歲書大有又按錢氏家譜廣陵威顯皆有傳宋錢景陽有約束墳山疏強浚明有壽聖院碑明黃省曾有南園記俱載廣陵王墓彰彰

可考

國朝吳中裔孫有顯爵者咸曾展省繼因丁齒日蕃祭
產不貲歲久漸形蕪廢嘉慶十六年裔孫鋒偕宗人呈
請大府請建武肅王分祠并祀廣陵威顯以復其舊而
廣陵王墓已被匪人盜葬履地勘明雖旁地侵削而正
穴石人古蹟未湮爰封樹表石呈請歲時致祀誠盛舉
也當五季時中原板蕩干戈雲擾吳越唇齒相依百年
康乂惟廣陵威顯之功德鎮撫而保護之禮記祭法言
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惟王之功德合於
祀典而墓道不修子孫之責也今一旦克復其舊後裔

追遠之孝思也賢有司修廢舉隆之盛意也然非王保
父吳越之餘慶不足以致此是不可以無記至墓地修
廣塋兆規模並詳錢氏家譜不具述

錢氏家祠記

皇清康熙四十一年

誥授驍騎將軍廣東春江協副將錢公以平苗功升任
南韶總兵官逾年以疾卒於位歸葬蘇州之虎阜山下
公諱嘉字麟圖武肅王二十六世孫也武肅王當五代
干戈雲擾之際保障十三州子廣陵王爲中吳軍節度
使分守吳會逮宋受命闔屬納土歸朝高宗南渡復歸
於吳子孫蕃衍散處吳越者甚衆寢微寢昌或顯或晦
維將軍少嫻詩禮壯習緇鈴當

國初海疆初靖之時膺干城禦侮之寄初任江南江北

三才堂集 卷一
泰州營遊擊再任福建提標中軍參將三任廣東春江
副將四任至廣東南韶總兵官宣力戎行嘉猷丕著逢
國大慶疊荷

恩綸其所建豎洵足匹美前人垂示罔極而廟祀未隆
宗祊未立無以紀

寵錫志前休孝子慈孫怒焉憂之嘉慶十六年歲在辛
未將軍曾孫思九於虎邱千人石南購地建立家祠以
奉俎豆春露秋霜悽愴惕之思于是乎大慰乙亥秋
日余來祠中思九之子秀來出所藏誥軸及倚劍圖卷
見示祇肅諷誦想見當日敵愾獻功矯矯桓桓之概讀

卷中題詠如冒辟疆徐方虎范秋濤孫松坪徐健庵查
二瞻諸先生皆與將軍有蘭臭之契又想見將軍輕裘
緩帶雅歌投壺儒將之流風餘韻也秀來勉乎哉守先
人之餘業述祖德之清芬以享以祀以妥以侑子子孫
孫勿替引之吾願歌楚茨大田之篇爲迎神送神之曲
焉

三泉亭記

虎邱劍池之旁古木蚪蟠峭石壁立清泉瀏如蒼蘚斑
如有明申文定公祠存焉明當嘉靖之年批政日滋公
以和平寬裕之才從容補救逮乎晚歲養望林泉吾鄉
稱相業者有明一代王文恪公而後推文定公後嗣聯
翩皆躋華秩蓋其所培者厚矣祠建于萬曆四十五年
公子問卿司理屬陳眉公爲之記至 本朝順治五年
石室僧湛聞謀佔構訟請于當事立案給帖勒碑以記
其事至乾隆丙辰堂屋圯傾公裔孫名厚曾者復出義
莊餘力鼎而新之因葺三泉亭小五臺文昌閣諸勝虎

邱爲遊人徵逐之場春秋佳日肩摩襪連余至其地每
厭山之喧而愛祠之靜往往肅拜廡前憩息宇後仰觀
石壁俯視澄潭高樹圍簷遠岫橫黛耳目爲之清而心
神爲之曠流連移晷恒不知日之夕也今歲四月沈子
我愚謀於公之裔孫 糾同志卽其地重加修葺設
放生惜字會公之雲仍與鄉之俊彥習制舉業者以時
肄講于其中屬余書天下第三泉五字以誌其勝復請
爲之記余喜公之後裔能守其遺業同志之友好善不
倦亦因以見公所以垂裕後人而蔭庇閭黨者澤甚長
也書其事勒諸石庶無忘焉

歸硯圖記

綬階袁子好學嗜古築室于楓橋之西沿塘藏其先世遺硯名之曰三硯齋青浦王述葦侍郎過之贈以所藏清容居士澄泥硯曰是亦君家物也宜以歸君於是袁子喜甚屬錢唐奚鐵生繪歸硯圖而屬余爲之記余觀古之君子帶經而耒有以田比硯稱硯爲田者矣然而田之於人養其身而已硯則以養其心田以貽子孫使之不飢寒而已硯則使之讀書稽古出可以濟世而處可以淑身其大小輕重緩急久暫有非可以道里計者今之人有不能守其田者悄然以爲憂其戚與友亦喟

然爲之慨其於硯則弁髦視之卽其甚相親相愛之人亦等諸可有可無之數得與失不屑計也今袁子珍其先世之物視侍郎所贈之重若此其重硯也吾知其必有獲于硯也傳曰譬如農夫是穠是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可爲袁子信之然則袁子之所好視人之所好何如而侍郎之所以贈袁子者又豈僅以毋忘先澤爲勛乎哉余亦有硯癖而不能讀書雖有先世所貽之硯等諸石田而不耕爲袁子記益增愧焉

省墓記

先高祖主政公之墓在徽州歙縣之飛布山下名金盆
坦俗所謂汪兒潭者也配羅宜人生子九人長敷九公
諱兆鼎卽奕雋曾祖次舜鄰公兆臣次維倩公兆綱次
顓尊公兆縉次兆夔公次兆科公次兆青公次兆聰公
次兆垂公皆遷于蘇舜鄰公生子十人其長二三四居
于歙主政公旣歿葬金盆坦地廣袤計 畝又置田

畝春秋享祀于是取給名曰膳塋歲久而弛或剖
分以鬻于人近年以來兼有侵及墓傍之地者矣當剖
分之時舜鄰公之曾孫君良以所分應得者隱于族之

人收其入以供春秋享祀所僅存者蓋 畝耳于是

在蘇之子孫相與謀曰于此而若罔聞其安用吾子孫

具舟齋糧于 月 日啟行于 月 日至墓下

按冊規地究盜賣之人而得其名究盜賣之值而得其

數舍其不能歸者贖其可歸者計丈其地 畝繪爲圖

又贖田 畝并君良所存者計其 畝捐于祠

令司祠者主之爲主政公墓祭掃費請于官泐石以誌

之夫報本反始仁人之心而追遠慎終孝子之志也今

之人生子而愛之有欺之者未有不護之也今祖先旣

歿其墓與田他人未有欺而侵之者而子孫羣起而剖

分之而延他人以蠶食之尚可謂之有人理哉而尙望其所生之子孫孝于爾護爾之墓以時享祀哉而何面目他日見祖先于地下哉今清理旣竣呈于當事彼冥然者當必有默然愧憬然悔者矣至諸叔諸弟姪等能各捐資以成斯舉皆可嘉尙而君良于衆人昏昏擾擾之中能曲爲保護使幾廢之業失而復存是又先人之所陰鑿而默佑之者也旣竣事因記顛末附于圖後自今以往惟願我族人其切報本追遠之衷念前人經營之非易各激天良永永保護是則區區之忱所不能無望于來者也

重修鳳形五世祖塋丙舍記

康熙庚辰我高祖葬五世祖于歙縣大程村鳳形山之
陽于塋前僧舍進提閣建屋三楹爲春秋上冢憩息之
所歷年既久漸形傾廢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夏支下子
孫修之郡人吳觀察煒題額誌之迄今嘉慶丙子又四
十二年矣四月初吉奕雋歸里省墓周覽松楸小憩禪
宇見椽桷之就頽牆垣之將圯商諸在蘇諸叔弟姪等
捐青蚨七十千命僧竹坪重加葺治守墓人程平祉董
其成庀材鳩工頓還舊觀爰識顛末用告來者使毋忘
焉

歙縣大阜村重修宗祠後廊記

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蓋孝子之用心也先其所生而後及其身使生者有棟宇之適而先靈所棲不免風雨之漂搖孝子之心必有愀然不安者矣吾潘氏世居大阜建有宗祠山川映帶土厚風淳數百年來子姓蕃衍科第聯接其秀者敦詩書其樸者服田畝歲時祭享追遠合族之誼愾乎如接油然以生今因年久後廊爲山泉激射漸就傾敝司事者憂之謀于合族斂資庀材擇日鳩工不半年而規模煥然廓于其舊工旣竣司祠奕延等泐石書名記輸金數而命奕雋記其事雋

自慚謫劣不能紹修先業有愧前人嘉我族人之能相與有成也不敢以不文辭夫根之固者其枝茂祖也者身之本也我族人能培其本必昌其枝矣至于歲遠年湮需次繼修則善繼善述是又在我後之人無忘追遠者已是爲記

女孫敬之權厝記

女孫敬之生於嘉慶丙寅九月十四日歿於丙子六月二十二日得年十有一歲始余子世璜娶婦二十年而未有孫納筵袁氏生敬之時余年六十七雖非男不異得孫也後舉二孫又舉一女而敬之年稍長漸有知識偕弟姝分塾讀書敬之往往能先成誦因鈔錄經書古文授之詩之二南書之洪範易之乾坤咸恒家人謙節上下繫辭傳禮記之內則左氏之涉婦德者皆背誦如瓶瀉水復課以唐詩其少陵之五七言近體尤喜吟諷能背諷者約十之五六余不諧於時閉戶閒居借以消

遭世慮每篝燈令坐於傍誦之輒媿媿忘倦也今年五月末感微疾延醫治之數日病又數日劇又數日竟死嗚呼其醫之無良耶抑余之不德以致斯耶抑其命耶可哀也已其父斂而殯之厝於城南之橫塘丙舍將擇地而瘞之嘉慶丙子六月三松老人記

陝西乾州州判錢獻之傳

君諱玷字獻之中式乾隆甲午科順天鄉試副榜貢生就職州判遊關中巡撫畢公沅以其才奏留陝西補授乾州直隸州州判歷署興平韓城等縣又以乾州兼署武功縣請終養回籍病風痺親沒終制不復出僑居蘇州客游維揚歸而疾作卒于蘇州春秋六十有三君之兼理武功也白蓮教匪滋事闖入盤屋武功去盤屋六十里中界渭河賊嘯聚河濱君糾鄉勇分據要害賊不能度渭夜自城懸燈達城外離地八尺四寸周望如火龍凡守禦之具無不備君循河夜守衣不解帶者二十

二晝夜危城以全乾州採買米穀向派里役吏冒其利
派于民君令赴隔縣採買吏聳刁民控君忌君者欲以
此傾君適奉 旨一體隔縣採買而忌者計不售蓋君
之爲吏位雖卑而能盡其職如此君又深通小學兼工
篆隸書晚病風痺以左手作書時人珍之所注書已刻
者有漢地理志十六卷石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論語
後錄六卷爾雅釋地四篇註二卷車制考一卷詩音表
一卷古器款識四卷古鏡圖二卷說文解字斟詮十五
卷行於時未刻者有史記補註一百三十卷漢書十表
註十卷內則註二卷聖賢冢墓圖考十二卷駢體文二

卷藏于家配曾氏子三人喬生同生悅生

樊處士硯雲傳畧

處士諱紹堂字硯雲一字篋香長洲縣人也生而骨格清癯手有方印紋父母異之戲謂是老道士輪迴者性聰穎年十五學爲制舉文字無時下習氣又喜作畫賦詩落筆超逸得前賢風格赴縣府試屢前列屢不售胡鑿泉太守數延至署索其筆墨嘗隨從父泛海至日本慷慨賦歌行近體積成帙遇巨風漂入薩摩國越歲歸學益進乞詩畫者門無虛日識者以爲得遊覽之助焉錢唐袁簡齋明府遊吳門賞其詩收爲門下士採其詩入詩話體故羸弱甲寅秋七月示微疾預作慰別詩十

二絕以不獲終養其父爲憾其餘師友皆有句留別惻
愴纏綿字字從至性流出七月十八日索素簋臨曹娥
碑貽其室人中有訛字猶令洗刷重書書訖語曰樊硯
雲逝矣遂兀坐握固逝噫亦異矣始余于同年吳竹堂
齋頭見硯雲所畫花卉心識之繼乃於友人袁綬階所
得稔其生平今歲五月訪余於三松堂爲余寫花卉二
幅並劇談遊日本事具述日本之風土俗尙娓娓竟日
別去間月偶遣家僮持柬出城問訊而硯雲已斂二日
矣處世若大夢能不感慨係之乎硯雲生於 年 月

日卒於 年 月 日年僅三十有四世居楓橋鎮

之漁航銜曾祖天溥河南汝甯府通判祖世楷府學增
廣生父質煌國學生母宋氏繼母顧氏硯雲宋氏出配
李氏生女二

駱翁西庚傳

駱翁西庚名肇正字萬春西庚其自號也出唐臨海丞
賓王後世居義烏因宦居潤州今遷蘇爲蘇州人也君
生十二歲而孤嘗負五斗米二十里外以養母族黨稱
孝焉讀書過目成誦家貧遂棄帖括學辛文子術遊於
吳趨吳趨故四方商賈輻湊地與時爭利者變態不可
窮詰又習儂薄尙繁華翁獨敦樸自處信然諾慎交遊
好施予而矜氣節故老成人皆契翁願與翁交人有事
與之謀無不曲盡事勢措於萬全而後已急人之急蓋
急於己之急也嘗有不肖子欺其祖若父以萬金託於

翁翁卻之有識者以爲有古人風性好善凡掩骼修路恤寡諸事知無不爲爲無不力也嘗著寓目警心篇以訓子又手書感應篇善書者稱之翁年逾七十健壯如四十許人今年夏偶疾卽不茹葷疾革命扶掖坐堂上正衣冠召家人自子婦以至臧獲訓諭之卽於坐瞑目逝年七十一

論曰司馬子長述白圭之論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尙之謀國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故智不足以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取予疆不能守者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今吾觀于駱翁而是言也益信彼蓋有見

其大者焉其施於事者特一偏耳昔尹師魯疾范希文
視之談論無倦容俄而曰公且出洙將逝矣出卽聞其
內號哭世相傳以爲異事若駱翁者去來之際神明湛
然雖欲不謂之異不可得矣

陸舍人甫元傳

君名沅字甫元蘇州吳縣人登乾隆乙卯江南鄉試榜
候補內閣中書舍人於嘉慶十二年正月二十日卒于
家年三十一祖字豐字馭平乾隆壬申科舉人祖母徐
孺人父華字誠若吳庠生母林孺人凌孺人配趙孺人
生子一殤以從兄濬之子佑爲子初馭平公有子五人
長曰恭字孟莊乾隆庚子科舉人次曰敬字儼若乾隆
戊子科舉人次卽華早卒馭平公有弟用涵先逝無後
以儼若爲後生甫元甫元生九日而母汪宜人卒孟莊
抱以歸與其配顧孺人鞠之故甫元之事伯父母也如

父母孟莊之視之也如子比長命爲弟誠若後開敏善讀書孟莊奇愛之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十九舉于鄉至京師座主劉雲房冢宰以國士器之甫元性穎而果喜交遊能文章又嗜書畫一時名流喜翰墨者至吳門無不願與甫元遊也凌孺人苦節三十年老且病甫元左右奉養臚事實呈當事請

旌於

朝今

命未下而甫元病病數日遽不起嗚呼其可哀也已甫元旣歿孟莊哭之哀手一編示余曰此沉之所爲惜不

引其年以竟其業也余爲刪而存之凡一卷

潘奕雋曰吾讀昌黎集至祭兄子十二郎老成文感其詞之哀爲之掩卷而歎也曰嗟乎非獨退之之賢彼老成者其至性必有過人者矣古稱兄弟之子爲從子蓋亦有屬毛離裏之義焉自世風薄而休戚有相視漠然者當甫元始生時弱而善病微孟莊卵翼之幾不得生亦未克成立今旣成立有聞於時而中道遽逝孟莊之蠹傷于心也固宜迺吾于此徵甫元之所以事孟莊與其所以事凌孺人者而益以信甫元內行之篤也

汪文藹傳

汪文藹字蘭谷余姊子也生而秀穎異常兒年十三爲制舉業讀鄉先生趙明遠炳雲間焦廣期袁熹兩家文心開下筆輒與相近稍長從其從祖愛廬先生縉遊先生故以詩古文爲老師奇愛之教之作賦每一篇出同輩咸屈伏顧屢試有司不售得心疾下帷僵臥余從京師歸過姊氏居文藹已病就與語漫不省後數年卒年僅三十六卒後十年其弟文蕙哀其所作余讀而哀之爲之傳因掇其尤者錄之俾文蕙藏于家皆十六七歲時所作也其尤卓異爲同儕推服者有七問七對擬江

賦擬海賦夢游崑崙賦皆瑰麗可喜有古作者風

潘奕雋曰國家以文取士士束髮受書無不求工于文
然而有遇有不遇以文藹之文乃八試不一遇豈其所
謂工者固異乎世之所謂工者耶然文藹卽不遇使以
其才深造不已卽不獲于時豈不能自見于後彼一時
之得喪何足計哉易晉之初六日貞吉罔孚裕無咎惜
無有以裕之道寬其中以促其齡也嗚呼其命矣夫

張貞女傳

貞女張吳邑庠生名煥字左金之女也生而端莊淑敏九歲失恃能以父之心爲心事其大母得大母之歡心笄而字于陳陳爲張之甥名翰濬字允斐弱冠補元和博士弟子婚有日矣翰濬以兄喪哀慟邁疾卒貞女聞之晨夕求死勸之不許陳故有孀母在堂有以養姑之說進者許之繼有阻之者仍痛哭不食求死左金遂從其志歸于陳嗚呼可謂明於從一之義者矣邑之人士哀其遇高其行爲之詩歌以褒之余因序以傳之俾觀民風修邑志者有所采擇焉

論曰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柏雖女子乎彼其矢志堅貞
遇變而不能奪古之志士何以加焉余觀華亭王尚書
明史稿載慈谿楊氏女字同邑鄭子球子球死楊與孀
姑撫諸叔成立以夫從子孔昭爲嗣苦節五十餘年以
卒又安邱彭氏女字王枚皋未嫁枚皋歿誓不再適濰
縣丁道平欲娶之彭六日不食道平悔而止心敬其節
烈後聞其疾革贈以棺彭語父曰急還丁氏棺可束葦
埋我地下欲見王枚皋也是皆以未婚之女守節不渝
貞白以明其志若貞女者蓋與楊彭並傳可也

族祖姑王節母傳

我潘氏有女適于王以節孝著於里旌于朝者奕雋之祖姑母也母爲曾叔祖候選訓導顯尊公女年十七歸於王爲若滄公配時舅姑旣歿太翁廷珪公祖姑朱老矣母婉婉柔順能得堂上歡心逾年而若滄公卒母悲泣不食誓以身殉祖姑諭之曰爾獨不慮傷兩老人心耶且爾從死不立孤是使爾夫無後也爾夫無後是無爾夫也爾何以報爾夫於地下耶母飲泣受命立夫弟若汾之子朝棟爲子自是而後重闡之衰老且病待母之潔羞膳以娛晨夕也兩世之宅兆未卜待母之封

三才堂集 卷四 三
堂斧以妥魂魄也嗣子之呱呱而泣者恃母之辛勤鞠
育以養以教以底于成人計之維艱倚母之銖積寸
累黽勉有無丙舍墓田之未置倚母之經營擘畫手口
卒瘡而後生者有以養亡者乃以安也蓋母之稱未亡
人者二十有八年二十八年中母之心力瘁矣母生于
乾隆元年三月十五日卒于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十八
日嗣子一人女一人奕雋于母爲同高祖近族于王氏
世爲中表姻戚稔母之壺範最詳且審故不辭固陋撮
其略著于篇俾采風者有徵信焉

論曰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蓋非堅貞之性不能禦

凜冽之威也。溯母之初處境之變，雖窮陰沍寒，無以異向使安常處順，履盛席豐，其何以顯茲幽操，垂名彤管哉？昔漢桓氏女少君爲鮑宣妻，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後子，永爲宣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能復識挽鹿車時否？」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班史著其言以爲女範。杜有道妻嚴憲，貞淑有識，年十三適于杜，十八而嫠居。子女並孤藐，訓以禮度，子顯名於時，女亦有淑德。晉史載其事於列女傳，此皆遇困能亨，先屯後泰者。維母旣昭婦德，並擅母儀，乃初歲憂虞，丁蹇否之運，中年殂謝，未獲享豐豫之休。此

孝子所以追念生平欲報德而哀深罔極者也要其振
高情以獨秀挺峻節而孤標前史所稱柔順無愆激烈
兼劭者雖與桓嚴並傳奚愧焉

孝女王素孝子王如松合傳

王素字瓊章蘇州吳縣人王甸安女也秉志端靜幼習女箴內則諸篇皆能成誦通大義遭家不造母氏先殞父多疾弟浩幼弱素矢志不字孝養其親逮父歿一切喪葬之事咸助弟經紀既弟浩死弟婦丁氏哀慟成疾亦疽發而殂素代撫其孤使之成立娶婦鄉黨欽其貞孝於嘉慶十一年臚具事實大吏題請得

旨旌其廬

王如松者孝女王素弟王浩之子也年五歲入塾卽不好弄師爲講說古典遇孝義事卽傾耳聽無倦容父病

不食亦不食時於庭中俛伏人問其故曰吾籲天祈父
速愈耳人以此奇之浩故充吳邑書吏性不能詭隨乾
隆五十八年如松年十四冬十二月浩爲同儕倚勢相
侮憂憤自經死如松捨地呼曰父死矣吾不能救父之
死吾何以生爲亦闔戶自經死蓋父死于申如松死于
酉相去僅逾時耳其姑素寃之控于大府太守馮君鼎
高嘉其行許立祠以慰之題曰穉齡血性嘉慶十一年
請於

朝建坊于虎邱之後山

潘奕雋曰吾觀孝女王素孝子王如松行實而歎

國家教化之隆又益信懿行之不可沒也彼如松者於其父之死有隱痛焉至性所結不能自申至以身殉其志可哀而其孝可謂純矣若素則閨中一弱女子耳孝於親友於弟而於其姪之死能使之不泯於時嗚呼偉矣昔漢壽張人張兩年五十不嫁父母既歿撫孤弟二人教以學問各得通經爲之娶婦二弟皆成善士謝夷吾爲壽張令薦于州府使得選舉又復兩門戶而晉書孝友傳所記盛彥劉殷王談等竝以弱歲篤行天成名垂史冊今素與如松貞孝之行集於一門雖受阨於一時終揚芬於奕禩蓋遇困心亨故先屯後泰乎以古準

今夫又何多讓焉

贈光祿大夫禮部尙書金公墓誌銘

吾郡吳江縣有績學篤行之君子曰金德懷先生既歿
士林尊其學重其行讀其所爲文以爲模楷至于今未
衰也先生諱潤字德懷號楓江少稟異材年二十三補
博士弟子名益著家貧以脩脯供甘旨幅巾布履往來
郡城其爲文以先正爲宗嘗謂四書文代聖賢立言必
一字一句無悖于理無乖於法而後安以是訓其子卽
以是教于鄉顧遊其門捷春秋闡者踵相接而先生終
艱於一第人或爲先生憾先生處之夷然也歲丙子子
士松舉京兆試庚辰捷南宮入詞館先生始絕意仕進

於乾隆某年某月某日卒年五十八封光祿大夫禮部
尚書配吳氏封一品夫人子三人士松庚辰進士禮部
尚書學詩壬午舉人國子監助教候補主事士模增廣
生孫六人芝原己亥舉人內閣中書逢原候選同知達
原增廣生縷原羹原毅原曾孫四人甌鐘鏞根金氏上
世居千步涇繼遷縣城門有大樹人稱大樹樓金家世
以醇謹著至先生以孝友篤行爲里黨所矜式與人交
外和易而內方嚴嘗與友夜飲歸友給以訪客至妓館
妓出先生駭而走城門閉坐待旦而歸是亦可以見其
持己也已奕雋與學詩同舉於鄉於先生爲年家子稔

先生之德行也詳今以乾隆某年某月某日葬于石家
港服字圩之新阡請銘不能辭銘曰

其遇嗇其名揚其身屯其嗣昌維德之潛久而彌光嗚
呼先生其不亡

廣西太平府明江同知宋君墓誌銘

宋汝和觀察請老里居閉門課孫娛情翰墨令嗣玉羽
司馬陳情乞養旣得請矣行次長沙遘疾卒觀察哭之
慟遣孫承豫承恩迎其喪歸復命承豫等以狀來請銘
余與觀察誼忝姻戚又情性相契歸田以來過從甚密
不能以不文辭按狀君諱榮字玉羽一字鳳來曾祖喜
墨公翰林院編修諱照祖況梅公戶部侍郎倉場總督
諱邦綬父汝和公山東督糧道名思仁君生而敦重長
而開敏習舉子業日成數藝摺其儕偶屢試京兆不售
議敘授西城兵馬司指揮摘伏發奸爲大學士阿文成

公總憲紀曉嵐先生所器京察一等引見奉

旨記名陞授廣西南甯府同知歷署橫州知州南甯府
潯州府知府事調任太平府明江同知以廉幹著全州
民變大吏謂非用兵不可君請單騎撫之至則陳說利
害革責蠹役懲其事首眾立解散大吏以爲能繼養利
州左州徭民滋事復檄君往君爲立條約申禁令執其
魁甘學興等數人置諸法餘悉縱遣之徭民感泣順命
謂宋侯實活我也君爲治能順民之情隨時制變如此
其他治行卓卓多可書書其大者至於事親孝御下嚴
奉己約而與人交以恩禮嘗有至戚負數千金亦不責

償也君於乾隆十九年十月初三日生於嘉慶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卒春秋四十有八於嘉慶 年 月 日葬於吳縣五都五圖白字圩萬祿山之南阡配唐宜人余同曾祖姊氏所生女也子男二承豫貢生承恩分發山東府經歷女一孫男二守珪守璋孫女一宋氏族姓繁衍自喜墨公起家翰林行載郡志司農觀察後先濟美皆以醇謹練達宣力中外受

國厚恩君之年與才勤奮自厲紹休前人可操券換于其告歸時論方爲惋惜乃又中道殞謝不克遂其循陔之願君所爲抱恨無窮觀察之所以悲不自勝者也然

君有丈夫子二孫亦嶄然露頭角鸞翔鳳翥玉立蘭芽
其興起正未有艾況絜晨餐修夕膳絳趺朱萼色養重
闡君雖歿如君之存也觀察之悲可以紓君之心其亦
可以無憾也已銘曰

宋爲望族君挺奇姿孝乎惟孝作忠移之治劇理繁左
右咸宜胡天降割不竟厥施湛湛粵江君澤留貽蜿蜿
吳山君神憑依萬祿之麓岡盤土肥卜惟墨食鍾秀延
釐我銘尙質亦無溢詞用納幽廬以永遺徽旣安孔固
令聞是垂

瞿君遠村墓誌銘

君諱兆駮字乘六自號遠村姓瞿氏先世仕宋扈從南渡居上海之下沙里數傳至慕雲公於洪武初居嘉定之高橋鎮是爲嘉定始遷祖又數傳至東周公力行善事設黃浦義渡濟人事載嘉定縣志者君之高祖也授修職郎安徽和州學正諱有恒者君之曾祖也 贈朝議大夫諱大定者君之祖也 封奉政大夫晉朝議大夫諱連璧字學南者君之考也學南公始自嘉定遷居蘇州今入籍爲長洲縣人有丈夫子三君居長少抱偉器持重若成人讀書能領大意長尤勤敏學南公家本

儒素時更中落君年十五廢書歎曰凡爲學者學爲孝弟也今視吾父之辛勤而不能分任所謂服勞之義安在乎吾將從端木氏遊矣遂以誦讀期之兩弟隨學南公晨夕持籌握算學南公倚之如左右手中歲交遊日廣酬應日繁君智慮周密纖悉皆中節不貽學南公憂議敘以知府用親友或勸之謁選而君以戲綵爲歡不以捧檄爲樂也學南公旣卒弟塘兆麟皆筮仕于外君爲之代理家事有無緩急未嘗歧視季弟兆麟自安徽歸生計日緇君彌縫調劑鵠令急難之誼里黨至今稱之其自奉也廉其與人交也信其任卹姻黨也周其教

諸子也期以遠大而尤以孝弟禮讓爲先晚歲于城南
得宋氏網師園故址經營締構又于白堤營別墅顏曰
抱綠漁莊水竹環繞亭館幽靚一樹一石皆手自位置
君雖年逾花甲精力強固鬚鬢黝黑如四十許人春秋
佳日延故鄉戚友王西泚光祿錢竹汀宮詹及吳中諸
朋友遊讌其中或有吟諷必以紙索書裝成卷冊披覽
什襲以爲樂識者愛其性之雅尤嘆其才之優以爲過
于人遠也嘉慶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遘疾卒春秋六
十有八子五人中泌昭文縣訓導候補光祿寺典簿先
卒中滋候補鹽場大使中瀚浙江候補同知中灝中培

女五人壻彭希鄭禮部儀制司郎中戈鈺國學生蔣光
庭候補州吏目趙宗瑛候補指揮汪承詔孫四人樹基
樹敏樹塘樹勳孫女七人於嘉慶十七年 月 日
葬於吳縣十二都七圖北比字圩蓋自築生壙也將葬
中滋等來請銘昔學南公之葬也竹汀詹事爲誌其墓
稱爲厚德篤行之君子余之文不逮詹事之足以傳後
而君之行則固無忝所生者矣廼銘之曰

剛中易象繫克家潔養笙詩譜白華維君敦行無疵瑕
施于有政非虛夸詒謀式穀似以續食舊德兮耕且讀
福者曰備祿者錄印纁綬若大其族佳城鬱鬱手所營

知君胸有郭氏經水如帶兮山如屏魂所戀兮神所甯
鍾吾之陰雅宜址歲陽在壬兮月建子封若堂兮吉祥
止止孔固允臧兮以迓繁祉

例授文林郎庚子科舉人揀選知縣陸君墓誌銘
往歲謹庭之歿也余旣哭而誄之越一年其孫儀卜兆
將營葬持年譜來徵銘余憶始識君在乾隆戊子後余
官京師君試都門往來甚密申之以婚姻歸田後與君
居僅隔一巷敲詩讀畫晨夕過從回憶訂交之初已五
十年矣計知交中知君生平者無如余雖不文奚能辭
按譜君姓陸氏諱恭字孟莊謹庭其自號也先世朱姓
九世祖諱孟以舅氏姓遊庠因世爲陸氏高祖秉圭考
授州同知曾祖純錫吳庠歲貢生候選教諭祖觀潛長
庠歲貢生候選教諭父宇豐乾隆壬申 恩科舉人候

遷知縣君生而穎異讀書過目成誦年十八補吳庠博士弟子屢薦未售庚子始舉京兆鄉試座主大學士漳浦蔡公新少司寇杜公玉林閣學嵩公貴皆以大器目之時君年已四十矣辛丑甲辰兩試禮闈得而復失旋以母徐太孺人年高侍養絕意進取督課子弟丹黃甲乙至老不衰又精于鑒古法書名畫漢鼎秦碑過眼輒辨時代一時名流碩彥喜翰墨者如覃溪閣學夢樓太守無不傾倒于君也君孝友性成兩遭大故殯葬合禮同懷兄弟五人仲曰敬嗣叔江涵公後生子沅九日失恃君撫爲己子教養兼至年弱冠舉乙卯本省鄉試因

弟中齋歿無嗣命立爲後蓋君之篤於倫紀如此其他持躬接物侃直之氣肫摯之心端方之品儉約之風不可殫述後之人讀其自訂年譜可想見其爲人君生于乾隆六年正月十二日卒于嘉慶二十三年九月初四日享年七十有八配顧孺人上舍復庵公女孝養尊嫜慈撫子姪宗黨稱賢助云先君二十三年卒合葬于

都 圖乃字圩之新阡子一濬貢生布政司理問

先君一年卒今亦祔葬焉女一歸余子世璜孫二儀布政司理問佑嗣姪沅後孫女二長適謝傳熙次歸余姪孫曾彥銘曰

屹屹者山宛宛者塘成此吉壤實維君藏其積也厚其
流也長宜爾後嗣爾熾爾昌

貞孝陸母宋太宜人墓志銘

太宜人姓宋氏爲吳望族贈中憲大夫甘肅蘭州府知府庠生諱敏行秉謙公孫女授中憲大夫甘肅蘭州府知府諱安仁瑾懷公女許字贈奉政大夫內閣中書陸公江涵諱寬爲贈朝議大夫歲貢生候選訓導諱純錫湖西公之孫婦贈奉政大夫候選教諭諱觀潛雲圃公之婦許嫁未行而江涵公卒歸于陸以貞旌于朝以嗣子敬貴封太宜人初太宜人之隨父瑾懷公之任也地當衝樞內事輒先期戒飭不以纖毫累瑾懷公心公喜曰汝善事我他日事舅姑可知其得親之歡心如是

其矢志守貞來歸于陸也君姑既歿太姑汪太恭人在
堂見之必泣太宜人婉容以進不以悲哀傷老人心久
而相對怡然其從容從義委曲承顏又如其奉君舅
命嗣姪敬以爲子也生彌月耳始困于失乳繼困于痘
又困于瘍太宜人鞠之積勞成疾不知瘁逮長訓以禮
雖小過不少貫其能食能教嚴以濟慈也又如是而敬
用是能體貞母之志讀書砥志以顯其親以昌其宗以
億其先靈嗚呼不其難乎太宜人之自奉甚約而施于
鄉黨宗族者周御下以和而治家也肅年七十矣敬以
寫真者見不許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不聞老勿避

人也疾革醫來請一望氣色不許曰汝曹審視以告可也嗚呼其動靜以禮者乎其視班氏所志列女又奚加乎太宜人生于康熙五十五年六月初六日卒于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享壽七十有六誥封宜人嗣子一敬乾隆戊子科順天舉人內閣中書女一適太學生宋模遠孫六沆準庠生潮洵澈濤曾孫二珖珥敬與奕雋交垂三十年申之以婚媾習聞太宜人之懿行詳且審今以五十六年十月十九日合葬於吳縣五上六都四圖劍字圩贈公之兆敬請銘不獲辭謹括其狀而志之系以銘曰

禮示從一易著用貞猗歟太君坤德天成纒而視膳鬢
而撫嬰始坎以蹇終和且平翟第象服子侍孫從行孚
於鄉旣壽彌恭惟貞惟孝高朗令終鬱鬱者城丸丸者
松穀不同室死則同封勒珉摛詞閔茲幽宮

節孝程孺人墓表

孺人程氏浙江桐鄉人贈承德郎工部營繕司主事朝輔之女幼習女訓不苟言笑家人嚴憚之年十九適同邑孫秀升長子錫祚爲妻錫祚年二十八而歿孺人年二十四誓以身殉家人守之嚴不獲死時秀升公尙有兩子仲及季姑王孺人諭之曰爾必以身殉吾烏能禁但我兩老人復何能堪此耶且爾夫無子俟叔生子以爲後以延爾夫祀不愈于徒死耶孺人迺涕泣受命定省之餘日居小樓雖至戚罕見其面也繼仲及季皆娶皆無子又皆早世而秀升公年已五旬矣孺人請于姑

王孺人曰翁于孫氏爲長房不可無後翁年雖逾艾若納適室幸生男猶得延此一脈也王孺人以爲然乃納何氏女生子聖集而秀升公卽世未幾姑王孺人亦卒當是時聖集尚幼小梅迭起幾有覆巢破卵之危孺人激厲兩娣同撫幼叔至于成人迨聖集生子吉修告于宗黨立爲錫祚後晨夕訓誨不少假嘗語家人曰吾昔年惟恐不卽死今則惟恐卽死以是藐孤不克成立吾何顏見翁姑與先夫于地下耶又諭吉修曰吾苟延殘息以至于今者爲汝也汝不自立吾何以生爲又曰士之窮達命也惟忠厚仁孝不墜家聲爲要耳吉修年十

八補博士弟子員以行狀上有司學使何坦園給額曰
勁節匡宗時雍正二年九月也踰二年爲雍正五年九
月孺人卒年六十有五計守節二十年嘉慶十八年九
月孺人曾孫學詩來蘇以行狀乞爲墓道之文計去孺
人之歿蓋八十有六年矣嗚呼婦人不幸喪其所天茹
荼飲檠歷久不渝其志

國家所以有旌揚之典也然考其所處之境有不可同
年語者若孺人所處則尤爲難耳余故備述之使後之
人知孺人者不獨勁節可風其有造于孫氏者其孝爲
大也

吳母章太宜人墓誌銘

太宜人章氏乾隆壬申科舉人候選知縣諱岷望可閒
公女安徽南陵縣教諭諱克長 公孫女 誥贈奉

直大夫諱文燧聚躔公之配也以子廷琛貴封太宜人
太宜人年十八歸于吳時君舅旣歿君姑王太宜人在
堂相夫子以孝養能得王太宜人之歡心後十六年聚
躔公卽世王太宜人老矣諸孤幼嫻內外事太宜人一
身肩之其訓子也嚴諸子亦皆能承母之志讀書砥行
相繼遊黌序登賢書擢上第顯名于時易家人之象曰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說者曰父母一家之主同

于國之嚴君凡物以猛爲本者患其寡恩以愛爲本者患其寡威故不獨父道尙嚴卽母亦不得專言慈也故曰利女貞曰威如吉也今觀太宜人之教諸子于廷瓚之授室也曰汝已成立當率諸弟及時力學以伸汝父志于廷琛之舉于鄉也曰汝弱冠得此要是祖父餘蔭宜自惕勿自滿于廷瓚之試禮部報罷也曰功名有定數惟苦志讀書可以奪命于廷琛之授職奉使也曰汝職在文章報國文章之道期于適用若華而不實終何所益又曰汝疊荷殊恩當恪矢公慎一毫苟且卽爲負恩莅官不敬亦非孝也嗚呼義方之訓何以加乎

吾觀古來賢母訓子嚴以濟慈揚名於後者若魯公父
文伯漢雋不疑晉陶侃唐李景讓兄弟宋歐陽永叔嘉
言懿行著於簡編後人每樂道之如太宜人之所以訓
者以視諸母又何以異乎太宜人生於乾隆 年

月 日卒于嘉慶十一年 月 日年六十有四

子四人廷瓚嘉慶庚申科舉人候選訓導廷瑜吳縣學
增廣生廷珪元和縣附學生廷琛乾隆壬子科舉人嘉
慶壬戌科一甲一名進士官翰林院修撰提督湖南學
政女三人孫十人毓金吳縣學附生毓鈞毓鈐毓儁毓
籌毓銜思樹毓英毓楨毓華孫女八人于嘉慶 年

月 日合葬于 縣 都 圖 圩贈公之兆

銘曰

安貞之吉垂裕後昆其終也泰其中也屯宏濟於艱克
昌厥門嗚呼宜人亡如存

從弟奕興墓誌銘

從弟奕興字伯起余叔父長子生而剛毅無世俗善柔
習叔父期以讀書試有司不售則棄帖括習韻語自三
唐以上下及宋元諸大家靡不綜貫蓋性所好也年二
十三得瘵病病三年卒有集一卷嗚呼以弟之年與吾
叔父望弟之心其所當爲而尙有待者曷有窮乃竟不
能成其業以行其志以孝以養以卒弟憾矣而爲弟父
母者又何以爲情也其卒以乾隆三十三年二月七日
年二十五配謝氏先弟一年卒卽以其年某月某日某
甲子合葬于某鄉某原憶弟成童時先大母在堂吾叔

父暨吾叔母之課諸弟也嚴有不如意急督之先大母聞而愀然曰是子也昔闇多白瞳仁微亢吾懼其不永年也叔父母以爲大母愛憐之後稍寬假之而弟亦遂能砥礪自立至于成人嗚呼大母沒九年而言竟驗矣弟無子女將俟其弟德輝之娶也生子以爲子銘曰胡無而有胡有而無命乎數乎已矣悲夫

汪蓮亭哀辭

莊生有言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
哀樂不能入也蓋元通合變之士與造化爲一其視死
生也如晝夜天不能有晝而無夜人亦不能有生而無
死故橫渠有曰存吾順事歿吾甯也夫存而順事沒乃
得甯故曰善我生者所以善我死也然此可與上士言
而不可與悅生惡死之下士語吾鄉汪蓮亭水部其來
也備五福之全其去也得懸解之樂殆所謂死生無變
於己火傳而薪不盡者歟奕雋於水部爲中表兄弟又
相知最深于其逝也不可無一言又不可以悲詞蕪語

滑反真之靈府故述老氏外生朝徹之旨斬長逝者之
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也水部其覽而領之也乎

陸甫元哀辭

陸君孟莊之從子沅卒余旣爲之傳踰月而孟莊哀未
已因復爲此辭以紓其哀且以解沅之悲于地下焉辭
曰

竊洪鈞之宰物兮冥不得其端倪紛來者之何自兮際
逝者之何之胡椿長而槿短兮胡蕭茂而蘭摧將衛生
之有得失兮抑稟受之非齊閔芸生之遊于羿彀兮疇
炳燭于先幾慨秦越人之不可復作兮謂當生而能起
之者爲誰企達觀于往哲兮蓋知命而形則遺視生死
爲旦暮兮彭與殤其奚有差洵和順通而與化爲體兮

庸詎知夫悅生之非迷彼眾人之或或兮又烏識毅豹
之同所歸覽委形之萬化而不可極兮是之謂縣解而
抑又何悲

擊壤辨與韓旭亭

委題擊壤圖與跋並據路史及明劉侗所言爲證今
詳考之有必須更正者不能不陳于左右按壤以木作
之句見周處風土記風土記未見全書惟文選謝靈運
詩李善注云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
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於三四
十步以手中壤擊之則似壤是木爲然古人制器制字
皆從其類不相紊亂故金者從金錢鏹是也木者從木
杙控是也竹者從竹簡籍是也革者從革鞮鞞是也土
者從土堦堞是也壤如木爲不應從土壤之爲土爲地

正訓久矣古人席地而坐據地而歌卽擊地爲節如鼓
腹如拊髀隨其所便以適其情故擊壤者擊地也土堦
茅茨之年田間野老安得專制一物所謂如履者以爲
戲耶故李商隱上崔相國啟有行舞舜戈坐畊堯壤之
句若是木爲豈可畊耶魏晉之間僞書雜出未可盡信
卽風土記果是周子隱真本亦必晉代好古之人臆造
其制名之爲壤子隱不察援以爲記然謂所持以擊者
爲木則可謂所擊者爲木則不可今時去堯已遠欲仿
爲圖或如風土記之說亦必以一置地且必如履乃合
也至宋羅泌路史帝堯紀云蒼髻巷歌黃髮擊壤此二

句乃襲用晉張景陽七命文泌之子萃注曰藝經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狹此後世依倣而託之者又云風俗通云形如履長三四寸下僮以爲戲俱妄要是敲擊土壤爾萃之注如此是羅萃亦以壤爲地以云木爲者妄矣然以風土記作風俗通則又萃之訛也至劉侗所云則是近人戲具如今北地所謂打拔拔者非巧捷素嫻不能爲古人質樸不應爲此且與風土記及路史注中所載俱不合不可爲典據臆見如是惟大雅裁之

示祁甫二孫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孔子子夏開示爲學之門如此此非爲修辭言也而修辭之訣不能外此汝曹讀四子書詩書易禮左傳既卒業於國語國策史記漢書韓歐蘇王之文亦略能成誦則作文之根柢已具惟患讀而不熟猶不讀也熟而不能解猶不熟也故願汝曹日夕溫理尋繹不可間隔以致荒落至時文之機法局勢則前輩之文具在取而閱之自不難日就月將躋于大成孟子曰苟爲不熟不如莢稗東坡常言雖高才非

甚習不爲功以孟子東坡之聰明尙云然學之不可不習習之不可不熟可知矣至於成熟自有汨汨乎來之趣所謂有本者如是一題到手自有一題精義出于胸中一題機局赴于腕下韓子曰根之深者其光融有不期然而然者所謂水到渠成者也行文之樂如是如是則出而應試自必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卽不然而在我有可恃在人者矣乎時而已得志則以其所得持躬應事左右咸宜不得志而伏處亦可以自娛此讀書真樂也汝曹勉之吾之爲教雖古人復起不能踰也詩云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惟愚人覆謂我僭汝曹

其爲哲人乎爲愚人乎在所自取矣

鐵簫銘 呂秋林製

鍊金肖竹縉絲勝肉

自題白描獨立小像

抱一見獨守黑知足有夢不到蕉與槐無營不知蠻與
觸或以爲慕貞白之風或以爲追猗玗子之躡噫其殆
心死灰而形槁木者歟胡爲乎猶溷迹臨頓皮墅之間
而不戢影于三層之樓逍遙乎杯湖與退谷也

方竹杖銘

其節貞矩以成其聲鏗險迺亨而毋斯輕而冥而行而
顛而傾